



路上车很多，听喇叭声就知道。老贾肯定已经告诫过贾凡，老板不喜欢没事就摁喇叭。堵车人会上火，摁了喇叭更上火，年轻人必须沉得住气。车越来越多了，如果不是工作日两种尾号数字轮流着限行，全北京得有四百多万辆车在路上跑。你就想象一座浩瀚的停车场吧，如果人造卫星长了眼，它看见的肯定就是这么一幅壮观的景象，好像北京住的不是人，而是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一堆机器。贾凡没事扫一眼左手腕上的“忍”，上班前他就用黑笔重写一遍，因为杨杰是个喜欢安静的人。车上，杨杰常听古筝、二胡、洞箫、古琴和佛乐，悠扬、荒凉、慢条斯理，即使前头的车走得比蜗牛还慢，贾凡也轻易不敢摁喇叭。有一天贾凡实在憋不住了，问杨杰：

“老板您过去开车，也不摁喇叭吗？”

“摁。我把喇叭都摁坏过。摁烦了，所以现在不摁了。”除了不得不摁，他自己开车时，能不摁就不摁。

初平阳和易长安刚到北京那两年，北京的交通还没现在这么

舒莞屏停步，不再移动，那些人就用力牵拉。豹皮帽说：“再大的麋子也拽得动。咱们这就交差去。”

翻过一座山包，哨卡出现了。兵士们和豹皮帽喊嘹了一会儿，急急跑开。一会儿，过来几个骑马的人。

原来这里是一座小营，舒莞屏给押进一个院落，关到一间黑屋中。天黑前开始审讯，一张桌子后面坐了神气活现的光头总兵。受讯人给拴到柞木椅上，又加缠三条铁链。“我来问你，姓甚名谁？从实招来！”总兵问。舒莞屏重复一遍老话。总兵点头：“好个大户人家，皮肉可也禁得？大营早就传出谍令，金春将军明日就会差人过来，不如早早招供！”舒莞屏心中惊呼：原来是小青手的地盘！他闭上了眼睛。

噼噼啪啪的鞭子抽在身上，像挨了烙铁。舒莞屏紧闭眼睛，默念：“这就是我听到的‘噗噗’声。”血从衣衫渗出，鞭子停下。总兵磕磕烟斗：“今儿就到这里，明日老虎凳，后日辣椒水，大后日拔你两颗门牙。”

第二天，总兵真的让人将他捆在一条凳子上，一块块青砖塞到脚下。汗水浑流，上衣湿透。第三日有人端来两瓶红水，散出刺鼻的辣气。总兵说：“大营只要见到活人就成。我要知道捉的是不是麋子。”正说着，有人匆匆喊叫：“大营来人了！”总兵迎声出门，看着马队和兵戈，喊：“多大阵仗！看来咱真的逮着了一头麋子！”

四

舒莞屏被押到小青手金春的大营。“啊哟公子，成了叛逆？”金

操蛋，法拉利也只能当QQ用，跑不起来。作为先富起来的人，他每周开车带他们俩在二环到五环之间乱转。转快了就是飙车，随便找前面一辆车就跟人家比画，在后半夜的环线上咋咋呼呼地摁喇叭狂奔。一边摁喇叭一边超车，有把全世界都不放在眼里的快意，那叫一个爽。据他所知，到北京混的人，得意的失意的都喜欢在后半夜围着这个城市飙车，飙的时候大声叫，叫完了经常满脸泪。某个周末后半夜，喝了酒，他们仨在四环上放开了跑，一路唱能记起来的所有老歌，连幼儿园里教的“小汽车，嘟嘟嘟嘟喇叭响”都唱出来了。转到肖家河桥附近，杨杰摁喇叭要超车，前面的车在超车道上就是无动于衷。见鬼。他把窗玻璃放下来，打算用唱歌的嗓子痛骂前面的司机。初平阳的耳朵在旗帜一样猎猎而动的风里动了动，他说杨杰，喇叭你还在摁吗？杨杰说，我他妈的就没撒过手。易长安说，操，我怎么只听到呼呼的风声？他们才发现喇叭根本没响，被摁坏了。

派出所里办事的人不多，尽管如此，出门迎接的所长还是让他加了塞，他从户籍警的一堆身份证里亲自找出杨杰的新身份证。杨杰在第一个身份证上叫杨杰，在第二个身份证上叫杨杰出，现在他又改回叫杨杰。他得把先前改叫杨杰出的手续再走一趟，提申请、报批、备案、户口簿、身份证，等等，仿佛新生。新生是多么不容易，幸亏认识这所长的顶头上司——公安局的副局长；副局长跟他所属的派出所所长说，折腾来折腾去的确挺烦，但人活着不就是折腾吗，能折腾说明有活力，能折腾也说明有能力。他家里的多宝格上摆着一颗水晶圆球，纯水晶，市价在三万以上，杨杰送的。派出所的所长说，那当然，改名字是公民的自由，我们理当竭诚服务。他的兜里装着一个

绿水晶观音像挂件，价值人民币八千，杨杰送的。崔晓萱不心疼三四万块钱，心疼那个漂亮的水晶球，半点杂质都没有，放到水里根本找不着；不就改个名字吗，他们的分内事。杨杰对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美编的崔晓萱说，亲爱的崔老师，你没看见你老公被人训的惨状，改来改去你烦不烦啊？一会儿出，一会儿又不出，你到底想出还是想不出？你以为派出所是你们家的？训你都不集中精力训，他向崔晓萱演示女户籍警喝茶时跳起的兰花指，模仿老北京躲在舌头后面的嗓子眼里的声音，那爱搭不理的腔调阴阳怪气，崔晓萱以为他在客串流行的清官戏里的太监。

反正杨杰见这种人就怵，公事公办你也觉得在求人，欠他们似的。所以他宁愿拿钱消灾，你别当爷，我也不做孙子。这感觉肯定不是他一个人有。跟所长亲切握完手，往停车处走，经过马路对面的地税所，一个穿牛仔短裤的小伙子抱着电话在打，杨杰听见他对着手机抱怨，说地税所工作人员的傲慢：“我以为纳税人是爷，现在发现，纳完了还是孙子。”

上了车，距和福小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小时；走，去公司看看。杨杰把身份证放进钱包，又回到自己了，但还不是最初的那个杨杰。在他当兵之前，他叫杨杰出，母亲给取的名字。母亲把十九年里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嘱咐儿子：你要出人头地。结果很不理想，儿子一听“出人头地”就头大，成绩一直赖赖巴巴跟在全班同学的最后。在鹤顶那样的小城郊区，作为一个前竹器厂工人的儿子，他和所有乡镇年轻人的命运相同，念不好书的唯一出路是当兵。当兵就有可能提干，有可能念军校，就算这些都捞不着，转业时国家也能安排个体面的工作。但凡有点事做，也比继承父业编竹器强。高三念了两次，母亲终于对儿子绝

望，动用了所有资源为杨杰出争到了一个名额，让他拖着两只平足戴上了大红花，成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。

到了军队开始办士兵证，他私自把名字改成了杨杰。这些年，因为多了一个“出”字，他觉得背了两座大山：一座是母亲压过来的，你要杰出杰出再杰出，恨不能让他干什么都拿到世界冠军；另一座山是同学们免费送的，小样儿，就你这烂成绩还要“杰出”，胆子真够大的。因为你“杰出”，人家自然对你高要求；完不成任务，那你就得忍受嘲弄；别抱怨，谁让你起个名字也要跑到别人的前头去。到后来，杨杰出听见别人叫他名字都觉得是在骂他。总算等到了办士兵证，他把手高高地举起来，首长，我申请改名！改完名的第二个春节，部队给家属发慰问信，统一格式，只在信中间的空白处提到一次儿子的名字，你们家杨杰在军中表现良好多云；母亲收到后很生气，给部队回了一封信，严肃地写道：

尊敬的首长，你们应该慎重对待一个人的名字，即使他只是是一名普通的士兵。去年你们写错了儿子的名字，我可以理解为笔误；今年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，我只能认为你们的工作态度可能需要提醒了。一个“出”字花不了多少“英雄”牌蓝黑墨水。

这封信让新调来的首长莫名其妙，但他非常欣赏杨杰母亲的文笔，调查时他问杨杰：“令堂在哪里高就？”

杨杰说：“家庭妇女，偶尔种种蔬菜。”

“业余作家？”

“除了信，什么都不写。我妈是北京下乡的知青。”

首长点点头，说：“难怪，北京下乡的知青，有内涵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 张炜（连载 108）

春将军向他拱手，又转向身边的人：“公子也敢捏掇？解了！”舒莞屏活动手臂，说：“将军，我在沼泽迷路，落入山匪手中。”金春和蔼之极：“是啊！公子受了太多苦楚，须弄些肥肴滋补才好。来人哪！”

两人坐在矮桌旁，面对一盘热气腾腾的烧肉。金春将军饮下一碗，看饥肠辘辘的舒莞屏用餐。天黑下来，灯火昏黄。金春将军说：“公子算是幸运。要知谍令已下，凡叛逆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偏爱惜公子。”舒莞屏惊异于这人婉细的声音，看到一只青黑色的小手伸过来。“我会把你留在营中，日后用八抬大轿送你过河。公子意下如何？”

直至午夜，金春将军还在缠磨，发出“哈嗒哈嗒”的呼噜，就像石板上裸晒的海猪。金春吼了一会儿，突然扑将上来。舒莞屏将烛火移向他的下体。“嗷嗷，哦尔嗷呀！”金春大叫，抓起衣衫围上腰部，开门呼号：“快给我捆绑起来！然后，”他指着一位瘦小的兵士，“去把鸡舍的脏婆子喊来！”

舒莞屏被捆在一张大床上。金春将军万分委屈，坐在床边咬牙切切道：“咱这回有大喜赏！”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，头包布巾，脸如炭色，嘴里嚼着什么，不时往

地上吐一口：“大人又有甚事？”金春将军指指床上：“这人不驯，交你折弄了。”婆婆上前看看，说：“原是上好的小生。”

脏婆子哼叫着爬上大床。舒莞屏厉喝，对方置若罔闻，硬要褪去他的衣装，撇嘴：“唉哟，里外衫儿都是上好料子，嗯，白生生的好人儿，怕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”金春将军凑过来：“脏婆子只管折弄，让他告饶。先给他‘放辘轳’！”脏婆子将一根细绳缠上舒莞屏下体，一端握在手中，退到稍远处拉拽起来。舒莞屏痛楚难忍。脏婆子眯着眼坐近，舒莞屏在她耳边发出威吓。金春将军举着烛火，叫道：“看你如何躲闪？”舒莞屏转向金春：“捆绑赤手空拳之人，也算堂堂将军所为？”金春哼着，瞥一眼，说一声“罢”。脏婆子松开绳扣，舒莞屏活动腕部。金春笑吟吟凑近一些，刚要伸手，舒莞屏侧闪，横腿踢中对方腹下。一声恶嚎，血色涌出。脏婆子大吼：“了不得啊！出人命了啊！”

几位壮士拥入，金春将军已痛厥在地。副将掐捏摇动，大喊：“哦哟，身手了得！快上大锁！”

金春将军卧在床上。第二天副将进门探望，将军说：“趁府上车马未到，立即斩首！”“这可使得呀！”将军哼一声，从枕下摸出

一张加盖红色关防的纸片，晃动说：“立斩！”副将摊手：“府上车马已经来到！”金春将军示意他近些，耳语一阵。副将点头离去。将军冲着他的背影再次狠嚎：“跟上护营，下手利落！”

营中一再挽留府上车队，未被应允。舒莞屏走出监房。“大人受苦了，在下晚了一步！”憋儿拱手。武士和副将几个站在一旁，脸色冷峻。副将说：“总教习大人，在下照应不周，还望海涵。”舒莞屏一脚踏上车子，对憋儿说：“沼泽迷路，落此险境。”憋儿说：“是的大人。”副将上前阻拦：“大人有伤，须乘另一辆。”说着让人将舒莞屏搀向遮了布幔的骡车。营地派出一队护卫，他们个个身佩弯刀、弓弩和火铳。

车马一路向北。按府中谍令，一行人须直接去东部大营。舒莞屏这才想起，自己的柳条箱包还遗在那里。车队翻过垭口，道路平坦，两边树木变得高大。再走二十余里即可抵达沼泽，然后改乘篷船。离沼泽越来越近，憋儿发现后面的车马慢下来，最后竟停滞不前。一位总兵下车，对憋儿说大人有些疲惫，稍微歇息。两位武士搀扶舒莞屏下车。憋儿遥望泽地，计算篷船到达的时间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（连载 62）

○ 陈彦

下棋也没人让步了，下一场输一场。过去单位搞活动年年拿冠军，自退休那天起，就没赢过一次，有时三步就直接让人把老师“智取”了，气得肝痛。再是岳母乳腺也有点问题，吓得整天在家哭哭啼啼地交代后事。可南归雁的确是走不开，弄了这么大的坛场，要点亮七座山，还带一个大晚会。再加上蒋存驴的丧事，搅得他连吃饭时间都在开会。他觉得自己是真的可以用夙夜在公、日理万机这些词了。可老婆见天打电话说她头都快要爆炸了，让他无论如何抽时间回去一趟。他怎么解释都不行，气得老婆在电话里发飙：“你以为你是总理呀？科级在市上就是给人家拾鞋带的！”好几次她都把电话摔了。摔了他也回不去，这是什么时候哇！

好在把蒋存驴安埋了。他知道事情已闹得全县都摇铃了。北斗镇连续出了“三大冷彩”：一是前任书记的“石床风月”；二是温如风“省会告状”；三是蒋存驴的“陈尸风波”。虽然“石床风月”与自己无关，可温如风和蒋存驴的事，自己却身在其中，无可逃避。县上哪个领导在电话里也不比他老婆温柔，有的还冷嘲热讽，摔电话的次数加起来，更不比他老婆少。现在好像“石床”成了自己的“风月”，温如风成了自己的“同党”，蒋存驴也成了自己的“双簧”，总之，北斗镇一切都不对、不行、不成。尤其是他南归雁到任后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没有改观，而且在维稳上还给全县连续“放大炮”，轰得全省都挂号了。他是无论如何都得有所改变。而这一宝，就全压在“点亮工程”上了。

其实“点亮工程”也是他从外地学习借鉴来的，人家把山川点亮后，就成旅游爆款了。为慎重起见，他也是聘请省市县三级专家进行了反复论证，都一哇声地拍案叫绝，才上的人代会。都认为这次书记是抓到点子上了。然后他找银行贷了些款；再找工程队垫资买了些器材；还要求各村积极入股，将来利润分成。总之，从目前情况看，形势一片大好。如果这一仗翻了身，北斗镇的困境也就算彻底扭转了。中石书记几次说要来看看，他都不急，让朝后放一放。他是想在七座山点亮那天晚上，让书记在开幕大戏上出席剪彩，从而一扫北斗镇的霉晦与乌烟瘴气，也让大家看看，南归雁下派来不是吃素的。七座山上的太阳能灯泡，已全部进入安装阶段。一亩地平均安三十到五十个，远近疏密有别。七座山先装五万个，价值在三百五十万左右。他现在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晚会和旅游解说词，以及广告语的编撰上了。

晚会开始想法很大，准备请国内顶级团队来搞。一联系，人家根本不接亿元以下的活儿，连普通剧务都没见上。最后只好请了本省的《梦回大汉》剧组。价钱也是一砍再砍，总算在四百万以内搞定了。策划和导演组、舞美组已来过多次。舞台以阳山冠为背景，总体设计南归雁和镇上都已经比较满意了，现在在搭台和搜罗演出道具。仅农村的犁耙、打麦的连枷、碾场的碌碡、驴拉的石磨，还有犁铧、锄头、铁砧、锤子、镰刀、箩筛、簸箕等农具就收满了几大库房。

关键是旅游解说词和广告语，咋都让南归雁不满意。已经修改几十稿了，他看着仍是直摇头。文案团队是从省上请来的。据说都是这几年走南闯北给地方创作赋写歌、给旅游景点编故事造神话的“顶流大腕”。

“关键是故事！重要的事我说三遍：故事！故事！故事！”这是负责解说词撰写的头儿——一个出了十几本书、名片两面都印满了头衔、名字后边突出烫金了“中华著名文化学者”几个字的应老师反复强调的一句名言。

据说应老师兼了七八所大学的客座教授，还顶着十几个文化研究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顾问的帽子。大概是戴得有点多，头发都压荒脱了，只剩下后脑勺一圈圈，形象有点像古画《八仙过海图》里的铁拐李。

应老师多次讲道：“宇宙万物、人类世界，包括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地方、一个家庭、一个英雄、一个人物、一座山脉、一道沟壑、一条河流、一道山梁、一座庙宇、一个道观、一部电影、一台好戏、一块石头、一个山洞……（足足能说二三十个）都是靠故事安身立命的。没有故事，那就是行尸走肉、皮囊徒有。一旦有了故事，那就百世流芳、仙气十足了。譬如北斗镇的七星山，流传中早已是故事成堆、人物成串了，可又为什么没有成为桂林、肇庆的七星岩，台湾、沈阳的七星山，铜鼓、浏阳的七星岭，揭阳、宁德的七星洞呢？为什么？都说为什么？没有好故事嘛！你们的故事有是有，却俗不可耐，缺乏基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我看纳鞋底的老太太都会编。无非是猪八戒用钉耙挖了七道槽；孙悟空用金箍棒戳掉山一豁；王母娘娘把寿桃扔了一个核；太白金星的裤子挂烂一个角……没有任何文化含量嘛！从南到北、由西到东，市市县县、村村寨寨，沟沟岔岔、角角落落，搞旅游开发都是这样编的。要叫我说，还不如人家给西门庆造故居有吸引力。（未完待续）